



# 六十六载守护路 从文物室到博物馆的文化遗产

记者 郭晓莹

## 4万元与一个梦想

1958年秋,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前身)刚刚成立,当时的校党委在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作出了一项大胆决定:从紧张的经费中挤出4万元筹建文物室。“历史教学不能没有实物见证”,这个认知成为这场教育实验的起点。

当年,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张贻宝带着几位青年教师,穿梭于京津两地的文物市场——天津天祥市场、瑞宝斋、荣宝斋、黄家花园委托店文物部、滨江道委托店、劝业场南宝古斋、天津艺林阁、北京韵古斋等,每一件文物都需反复甄别、讨价还价。

“那段时期,老师们走访了各家馆店负责人,经他们介绍,还拜访了不少收藏名家、古董商人,最终才陆续征集购买到这批珍贵文物,实现了囊括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文物。”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师李海涛教授介绍。

当时陆续收集的文物中,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年历史系老先生们的慷慨捐赠,例如何朔老师捐赠的历代铜币,赵世煜老师捐赠的印料,周乾淦老师捐赠赠南田花卉一轴、王翠山水画一轴……李海涛对文物室的藏品如数家珍。

1959年,文物室成立,这对当时历史专业的教学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历经沧桑的文物,成为打破时空壁垒的“活教材”,让沉睡千年的历史在课堂上焕发新生。

学生通过观察汉代陶壶、青铜器铭文等,直观感受“刀耕火种的艰辛”和“钟鸣鼎食的繁奢”。这种跨越千年的感观对话,远比阅读文字描述更震撼人心。

张贻宝先生结合商代赤璋讲解“弄璋之喜”,结合商周青铜罍讲解“酌酒礼”,当冰冷的青铜器被赋予仪式内涵,抽象的《周礼》《仪礼》顿时变得鲜活可感。

这种“实物+文献+情境还原”的教学模式,同步激活了学生的视觉、触觉与想象。有文物做“教具”的课堂成了学生们最难忘的记忆。

## 66年几代守护者的接力

1997年,当天津师范大学六里台校区新文物室落成时,张贻宝先生作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决定——将珍藏多年的两件古物无偿捐赠:一方清代顺治年间进士使用过的紫石端砚;一枚清代五品官水晶顶戴,是张贻宝先生的传家宝。这两件文物不仅是张先生家族的记忆载体,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教学纽带。张先生捐赠

时反复摩挲那方端砚,仿佛在与三百余年前的读书人对话,这种文化守望者的情怀,正是师大老一辈教师无私奉献精神的缩影。

1999年,病榻上的张贻宝已丧失语言能力。当家人递上纸笔,老人颤抖的手指竟奇迹般写下力透纸背的“文物室”三字。这临终绝笔,成为贯穿66年守护史的震撼注脚。

2005年,师大校区搬迁,文物室数百箱珍宝要从六里台校区搬运至新校区的兴文楼二楼。为了文物安全转运,师生们认真包裹每件文物,像对待新生儿般将其保护好。在没有安防系统的过渡期,文博专业学生自发组建“护宝队”,三班倒值守文物库房。对于文物的那份责任,已经牢牢扎根在几代师生的心中,成为几代师生传承下来的一种习惯。

自1959年文物室成立以来,学校对文物的保护始终秉持“敬畏历史、科学守护、代代传承”的理念,从制度建设、硬件支撑到师生参与,构建起全链条保护体系,让珍贵文物在岁月更迭中得以完好留存。师大人始终恪守初心使命,每一阶段的发展进步都凝聚着广大师生的辛勤付出。

如今,距离文物室初创已过去66年。在崭新的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内,清乾隆款青花缠枝花卉六方瓶格外吸睛,观众纷纷驻足欣赏。其六棱造型典雅,青花纹饰层次分明,器底“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工整清晰,兼具极高艺术与历史价值。此瓶能完整呈现实属不易,六方瓷器烧制难度高,流传中棱角易受损。66年来,学校始终用心守护,博物馆筹备团队延续严谨态度,经多轮排查呵护、攻坚克难,终让这件珍品完好留存,在展柜焕发光彩。

## 131天的奇迹

66年,“守护文物”的接力棒在几代师大人手中传递。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玳玮是此次博物馆筹建工作的牵头人,回忆起从博物馆筹备直到开馆的日日夜夜,陈玳玮感慨道:“此次博物馆的建设共用时131天,现在回想,每一个场景都是难忘的。”

陈玳玮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校党委决定将博物馆建设纳入民心工程,校党委书记曲凯同志高度重视,亲自审定建设改造方案,多次调度建设进展。博物馆建设标准高、条目细,在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建在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内的博物馆,我们希望它具有师范教育的底色、高校文化传承的特色和以文化人的本色,所以在整体设计上要兼具‘馆藏、研究、展陈、教学’职能,设计方案在一次次自我否定中实

## 【视点追踪】

金秋时节,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博物馆集馆藏、研究、教育、展陈功能于一体,常设展览“古物记——馆藏文物通识展”,甄选800余件珍品,通过“金辉隐·青铜器”“泥火幻·陶瓷器”“笔底春·书画”“昆山璞·玉石器”“百工宝·工艺杂项”五大核心展区展出。

作为天津市属高校中首个文物类博物馆,这座承载着66年历史积淀的文化殿堂,见证了天津师范大学几代师生守护文化瑰宝的动人故事。从1959年建立的文物室,到如今现代化的博物馆,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化遗产之路,凝聚了无数师大人的心血与智慧。



现升级迭代,最终呈现了现在的样子,既有历史的厚重与深邃,又有对话历史、感悟历史的亲切与真切。”

博物馆建设从4月持续到8月,环境温度在升高、工期也在不断加紧,但只要想到能给文物提供更好的环境,能让文物发挥更大的作用,参与博物馆建设的每位师生都没有任何怨言。

“文物整理无疑是此项工作的‘重头戏’,师生团队主动担当,全身心投入。面对2000件文物数量多、种类杂、保护要求高的难题,大家日夜奋战,细致完成文物分类、记录,还精准做好115箱文物的精密打包,以高标准、高质量的工作,为博物馆顺利开放筑牢基础。”陈玳玮回忆道。

## 书写文脉新章

在建校67周年之际,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正式开馆,标志着天津百年师范教育文脉的当代延续。

陈玳玮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百年师范教育的传承者,天津基础教育的文脉发祥地,建校67年来,学校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推进文化传承发展作为重要使命,打造具有天津师范大学特色的文化名片,提高学校服务文化强市建

设贡献力,校党委提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专项行动,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把博物馆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为学生提供一个直观、生动的学习平台,让他们在近距离接触文物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对于学校学科发展而言,博物馆的建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文博专业及相关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资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此外,博物馆还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共同研究的平台,推动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创新。

未来博物馆运营将如何与教学结合?对此,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乃和介绍,首先,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就考虑到了教学的使用,所以在展板上辅以文字说明介绍。同时博物馆会定期举行学术沙龙、研学活动、文博课堂等,面向全校师生广泛介绍文物知识,让师生有机会在近距离观赏馆藏文物的同时还能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而且,针对文博专业的学生,博物馆会开展实践课程,安排学生参与到博物馆展览策划、教育活动等工作中,让他们在真实的工作场景里锻炼专业技能,实现从“静态陈列”向“沉浸式课堂”的转型升级。在跨学科合作方面,博物馆也会与其他学院共同开展项目,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培养综合型的人才。

下一步,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将以“传承中华文脉,彰显艺术瑰宝”为核心定位,构建高校文化育人与公众科普的重要阵地,推出辐射中小学教育、社会服务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对此,陈玳玮介绍,博物馆作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化育人新场景,将与校史馆、生态记忆展馆形成三馆合一展陈矩阵,以文博的悠久、校史的独特与生命演化的精彩,共同搭建起文化传承传播的综合育人平台。重点突出高校博物馆的教育属性,着力搭建文化传承协同育人平台,接待中小学师生研学参观学习,为师范大学各类师资培训打造实践学习固化项目。在社会服务方面,博物馆也会逐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会定期举办面向公众的文物知识讲座、文化体验活动等。

为全力支持博物馆长期运营与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将设立博物馆运行常态化预算资金与人员保障体系。与天津市和全国知名高校博物馆、社会文博机构密切合作,开发开放,建设发展全面合作渠道。“作为天津市属高校中首个文物类博物馆,我们希望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开放可以搭建起校园文化传承与公众科普的新平台,为天津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高校文物资源走出校园,与公众共享文化盛宴。”陈玳玮表示。

## 非遗新传



刘兆雄(左)与弟弟刘兆涵(右)在进行书画装裱与修复。

中国书画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既是民族精神的视觉表达,也是文化脉络的活态见证。这种以宣纸绢帛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形式,其脆弱性特质催生了装裱修复这一独特的保护技艺。在天津宝坻区,刘氏书画装裱与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兆雄,正以“85后”新生代匠人的身份,在其工作室“点墨轩”中延续着这项非遗技艺的当代生命。

个很累的行业。我父母最开始也并不希望我接班,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能活得轻松一点呢?他们希望我从事艺术工作,我从小学习绘画,大学是学习设计的,毕业后干了一段时间室内设计 and 计算机制图的相关工作。”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刘兆雄苦于在电脑前没黑没白地修改设计图时,家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却让刘兆雄不得不马上回来“看店”。当时家里的书画装裱店刚开了分店,由于工作中的突发状况,父母难以兼顾两个店的生意,父亲对他说道:“现在家里实在是人手不够,分店你自己看着干就行,那些活儿你从小就干过,如果实在是不喜欢书画装裱,坚持到店铺租约到期就可以,你再找工作上班去。”

一开始刘兆雄也是硬着头皮上,可是接了几单生意后,他却有一种感觉,仿佛手里的种子逐渐发芽生长。俗语说“三分画七分裱”,每

# 刘兆雄 为书画延年 留住文化记忆与情感

记者 胡春萌

## 装裱修复 既要敬畏传统,也要顺应时代

“书画装裱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为以前负责,还需要为以后负责。”刘兆雄解释,书画装裱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书画损坏与老化,二是便于长期保存和展示。例如,一张未装裱的宣纸用不了100年就可能烂掉,而经过装裱后,为画作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有效抵御酸化、虫蛀等自然因素的侵蚀,使许多珍贵的字画得以保存至今。流传下来的几千年的古字画,正是因为有了合理的装裱结构才得以完好留存。

也正是为了保证书画装裱的连续性与可逆性,从古至今,装裱行业一直沿用一套基本架构,这种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使得不同时期的装裱师都能按照相同的规范进行处理。刘兆雄说:“当需要对古代字画进行修复时,修复师无需将其完全拆解就能知道大体上该如何操作,因为大家都遵循着一套体系。这就好比木匠做榫卯结构,即使不拆开,其他木匠也能明白其构造原理。由于遵循古法,后续的修复者可以依据前人的方法和材料来进行维护或重修,形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文化链条。如果随意创新改变基本框架,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修复工作无法开展,从而破坏文化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这样的行业传统,也为行业创新发展增加了难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创新。相反,刘兆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尝试适度的创新。他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现代家庭中,传统风格的装裱可能难以融入家居环境,市场对新的装裱方式和装裱技术有很大的需求,这就促使行业必须去调整、去适应。作为非遗传承人,应当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这种创新必须是谨慎的、有理有据的,不能破坏原

有的和谐与平衡。就像建筑师在设计新建筑时,会在科学的结构上加入创新元素,现代书画装裱也可以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融入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和材料,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而且,刘兆雄发现,当下的年轻人特别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人们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产品,而是希望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定制独一无二的作品。这对于传承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装裱师需要在保证书画装裱质量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设计风格和服务模式,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点墨轩”如今在开展传统手工装裱业务的基础上,也开展机器装裱业务。刘兆雄表示,新时代的人们更加追求效率,对时间成本格外关注。目前机器装裱还达不到手工装裱的技术水平,但是胜在一个“快”,传统手工装裱的时间要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机器装裱几天就能完成,而且价格便宜。这样的装裱服务可以满足很多一般用户的需求。

自从成为刘氏书画装裱与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兆雄觉得书画装裱与修复似乎不再是普通的工作了,他有了荣誉感和使命感,工作变得更加有干劲儿。在哥哥的影响下,自幼喜爱书画艺术的弟弟刘兆涵,也加入了传承队伍。兄弟二人通过参加各类文化展览、举办讲座等活动,向公众普及书画装裱修复的知识,提高人们对这一传统技艺的认识和兴趣。例如,他们受邀在老年大学授课,教授学员如何简单地给自己的作品进行装裱,让他们亲身体验到装裱带来的变化,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熱情。

刘兆雄认为,每一幅经过精心装裱的作品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貌。它们不仅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审美观念以及社会状况。刘兆雄希望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关注这项古老的技艺。